

## 第二十九章 肖恩出獄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沉重的鐵門緩緩被拉開，一直上油保養著的機樞並沒有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音，但這種無聲的壓力，卻讓守在門外的監察院眾人開始感到緊張起來。

範閑微微低著頭，左邊的眼皮跳了兩下。他感覺到鐵門後麵隱隱傳來的氣息有些寒冷，似乎那個應該已經七八十歲的，應該隻是活在曆史黃紙上的大人物，被囚禁了二十年後、依然從骨子裏散發著一位密探頭目所應有的氣息。

鐵索在石板路上拖行的聲音有些刺耳，聲音越來越大，意味著裏麵那個人離這房大鐵門越來越近。

範閑抬起頭來，滿臉平靜地看著那房大鐵門，心裏想著當初陳萍萍在二次北伐的時候，是怎樣率領黑騎突襲千裏，將秘密回鄉參加婚禮的肖恩捉回北齊，那是何等樣的風采？但是陳萍萍也因為此事導致雙腿被廢，這位肖恩，也實在是位強人。

肖恩被慶國所擒之後，慶國再次北伐，直至三次北伐之後，才將當年強大不可一世的北魏打得奄奄一息，最後分裂成無數小國。直接繼承了北魏力量 and 大部分疆域的，是當年的北魏節度使戰家，立國號為齊。

這便是如今北齊國的來曆，當年戰清風大帥無辜被貶，北魏才會分崩離析，最後卻還是戰家從這個爛攤子上突兀而生，這世事，說起來還真是有些奇妙。

...

春天的陽光溫柔地穿過大牢外的高樹，灑向那房鐵門。在門上烙下斑駁的光痕，同時也輕印在那張蒼老的容顏上，鐵鏈拖地的聲音嘎然而止，一聲蒼老的歎息聲響了起來。

鐵門外監察院六處的四位劍手如臨大敵緊握索套，遠遠套著中間的枷板。枷中有個人，那人滿頭亂發披著，頭髮早已全白，看著潦亂不堪。手腕腳上全是精鋼鑄就的鐐銬，身上的衣裳卻是洗得極幹淨。

那聲蒼老的歎息。就是從此人亂發下那張枯老的唇中發出的，歎息之後，隻聽這位老人幽幽再歎道：“陽光的味道，久違了。”

這自然就是被慶國關了二十年的肖恩，看到他從天牢裏走了出來，四周負責戒衛的監察院眾人無來由地緊張起來。似乎嗅到了空氣中開始瀰漫著血腥那種微甜的味道。範閑微微皺眉，覺得這人的氣息真的容易令人發狂。眾人手中握緊了腰刀，或是指頭驅緊了勁弩的板機，瞄準了那個身材高大卻佝僂著的老人。

碰的一聲悶響！

七處前任主辦，如今眼神渾濁的牢頭走上前去。毫無理由一棍敲打在肖恩的後背上！

肖恩卻像是沒有感覺到什麼，緩緩轉頭看著監察院七處前任主辦。輕輕吐了口氣，吹散麵前亂發。露出那雙陰寒幽深的雙眸，和那張枯幹的雙唇，嘶啞著聲音說道：“老鄰居，我們一起住了二十年，我這就要走了，你就這麼送我？”

七處前任主辦緩緩閉上眼睛，將提著木棍的手垂了下來，似乎有些害怕肖恩的雙眼，用力地呼吸了兩聲說道：“這些都是後輩，您何必激他們？如果此時孩子們失手將您殺了，我想您也不會甘心。”

肖恩緩緩眨了一下眼睛，看了一眼包圍自己人群中的那個漂亮年人。範閑發現對方在看自己，強行用真氣穩住心神，微微一笑相應。

肖恩有些意外，如此年輕的後輩，竟然心神如此鎮定，微一搖頭，對牢頭說道：“我離開慶國，想來你也不用再呆在天牢裏。不過我想，你一定會很希望我死掉，不然這二十年的相伴，我總有法子讓你償還我。”

牢頭麵無表情：“祝你一路順風，永遠不要再回來。”

肖恩嘶聲笑道：“我一定會再回來的。”他看著牢頭的臉，一字一句輕聲說道：“你對我用了多少刑，我都會一樣一樣的用在你孩子的身上。”

牢頭緊閉著雙眼，知道如果肖恩能夠重掌北齊的黑暗力量，那麼專門對自己進行報復，自己真的極難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家人。

肖恩仰天大笑起來，身上係的沉重鐵鏈開始當當響著，似乎也很害怕這個恐怖的人物即將獲得自由。

監察院眾人緊張無比，隻有範閑聽著對方笑聲裏的怨毒，微微緊張之外，眯起了眼睛，依然十分不解長公主玩這一手究竟是為了什麼。

...

監察院大牢外的空氣緊張無比，似乎感覺到隱隱有血光正從那個枷中之人的身上散發開來。

便在此時，吱吱響聲起，那輛普通的、黑色的輪椅緩緩靠近了大枷。

推著輪椅的是費介，輪椅上坐著的是陳萍萍。

輪椅滾動的聲音不大，卻像梵鍾一般，將眾人從緊張的情緒中脫離出來。眾人看見院長大人來了，無來由地同時舒了一口氣。

麵對著肖恩緊張，因為不知道這位傳說中的人物，一旦脫離樊牢之後，會做出怎樣的事情來。

陳萍萍一來，眾人便安心，是因為所有監察院的官員，都深深相信，隻要陳院長在一天，肖恩就不可能反天。

陳萍萍緩緩抬頭，看著枷中的老熟人，輕聲說道：“你笑什麼呢？”話語中帶著一絲不屑，一絲有趣，

滿頭亂發的肖恩看著輪椅上的陳萍萍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我笑你的一雙腿，毀在我的手中。”

陳萍萍微笑著搖搖頭：“我以為你在笑自己的悲慘人生，被我關了二十年，還需要說什麼呢？我是勝利者，你是失敗者，這是曆史早就注定了的事實，你永遠再也無法改變。”

肖恩怒吼一聲，白發如劍般向後散去，狂怒之下，他往前踏了兩步，鐵鏈劇震，四位牽拉著重枷的六處劍手拚命用力，才拉住他，勁氣相衝之下，大獄之前灰塵大作。

陳萍萍卻是一點也不緊張，垂憐望著他說道：“都這麼老的年紀了，怎麼還這麼大的火氣？”

肖恩忽然閉目仰天而立，許久之後，雙目一睜，寒光大盛凜然說道：“陳萍萍，你真敢放我回北方嗎？”

陳萍萍微笑說道：“回去好好養老吧，安份一些，如今我也是老胳膊老腿兒，懶得再跑那麼遠捉你回來。”

肖恩的聲音像刀子一般尖利，蒼老的音色就像刀子上的鏽跡，刮弄著所有人的耳朵：“我的兒子在婚禮上死在你的手下，我想你再不會有任何機會捉回我。”

陳萍萍招招手，範閑滿臉微笑走了過去，離肖恩越近，越感覺到對方那股子天生的陰寒，但他依然麵色不變。

“我們已經老了，你還能做什麼呢？萬一將來要捉你...”陳萍萍微笑著說道：“肖恩，他叫範閑，是我的接班人，此去北方，一路由他相陪，想來你不會寂寞。”

肖恩微微側身，重枷與手腳上的鐵索又發出碰撞的聲音，老人透過眼前的發絲，注視著這今年輕的，清秀的監察院官員，半晌沒有說話。範閑此時才看清了肖恩的雙眼裏那揮之不去的怨毒之色。

推著輪椅的費介緩緩說道：“肖恩大人，那次婚禮上的毒是我下的。很湊巧，範閑是我的學生。”

陳萍萍和費介同時微微一笑，範閑恰到好處地微笑開口：“肖恩前輩，所以日後有什麼事情，自然是我來陪您了。”

肖恩喃喃笑了兩聲，笑聲中卻沒有一絲快意、隻是陰寒血殺。他這一世最大的慘敗、便是拜陳萍萍與費介所賜，卻沒有想到此行押送自己回北方的年輕人，竟然與他們有這麼深切的關係。他微微側頭看著範閑，一字一句說道：“你還太嫩，路上你要多留些神。”

範閑很有禮貌地躬身行禮：“一路上、都會向前輩學習

道旁細草如碧玉之絲，車隊側麵的天空中掛著低低春樹枝，沉默的車隊離開了監察院大獄，沿著天河大道往遷城行去，一路上早有巡城司衙門設了關防，長街之上空無一人，隻有各處兵吏把守，遠處隱隱可見一些六處的弩手，占據了一些樓簷。

皇城側門已閉，大內統領宮典許漠地看著遠處長街上那列車隊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我很欣賞範閑。”

身旁的將領皺眉道：“大人？”

宮典唇角微微一翹說道：“你們沒有與肖恩打過交道，所以不知道此行如何凶險。範閑如今聲名遍天下，國戚權貴，完全沒有必要往北齊走這一遭，但這小子居然有膽氣應了這差事...我確實很欣賞他。”

...

範閑坐在頭一輛馬車裏閉目養神，真正使團昨日就已出了京都，自己這一行人加上自己這個正使，卻因為用肖恩換言冰雲的秘密協議，拖到了最後。他昨夜阻止了家人來給自己送行的荒謬念頭，全副心神都放在此行的任務上。

範閑隨著馬車的起伏似要睡著了，心裏卻在盤算著許多事情，除了肖恩之外，關於司理理的紅袖招計劃，也十分的棘手。他此時才想到，那個曾經廝磨一夜的柔媚女子正在後麵的馬車上，不由微微一怔。

正此時，車廂一顛，他知道馬車已經碾過了京都北城門的那道石坎...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